



汉诗新韵

诗词四首

马承斌

我家

隐隐山庄树戴纱,时闻鸟语绕桑麻。
晨曦岭绿映朝露,日暮溪清涌晚霞。
阡陌幽深篁长尾,野珍奇味草生花。
青烟一缕流香处,做客乡村到我家。

桃花源里幸福快车

此路从来万众牵,如今驰骋在身前。
追踪问迹怀先辈,告慰飞车别洞天。
八纵八横传禹甸,三湘四水醉陶仙。
桃花源里圆新梦,无限风光映凯旋。

定风波·山村过重阳

又是重阳过此宵,正逢华诞庆相邀。
旗帜红场扬菊笑,美好。欢天喜地乐陶陶。

山岭此时披绣袄,知晓,山乡美丽赶新潮。
墙白瓦红邀庶老,喜道,小康实现尽娇娇。

渔家傲·柳叶湖

锦绣柳湖晨醒早,暖光初露闻啼鸟。
净碧粼粼轻雾渺,烟云袅,阳山脚下清风绕。

徒步林荫蝉噤悄。禹楼俯瞰今奇妙。
赛道莺飞嬉戏笑,墨客俏,喜观亭阁灯辉煌。



周钟声

晌午是太白湖最安静最疏朗的时光,有时候整段环湖走廊看不到一个人,只有长发似的垂柳和看不见的鸟鸣。我每天都选择这个时光来湖畔散步。这里是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的一个湖湾,大风景里的小盆景——太白湖景区。

盛夏般炽烈的秋光里,一只熟悉的白鹭,出现在北岸的小岛上,令我眼睛一亮。它雪白的身躯如公鸡一般大小,正踏着腿蹲在小树上,偶尔伸一伸脖子。发现有人逼近,便张开宽阔的翅膀,放平修长的双腿,贴着水面扑噜噜飞过湖面,降落到对岸的小岛上,那里貌似有它的伙伴。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忐忑。

我常去洞庭湖对岸的河西平原,见得最多、印象最深的动物,就是白鹭。抗洪抢险的时候,妇孺和动物都离开了危境,连万千的老鼠都涌向城市,唯独白鹭与坚守的汉子们相伴,自始至终栖息在洪水漫浸了半截的柳棵子上。夜晚稍有响动,它们就振翅升空,在湖天徐徐盘旋,“嘎,嘎……”发出喑哑的嘶鸣,像是给同伴和人类报信,像极了悲怆的抗洪英雄。

风调雨顺的年份,白鹭们就像靓丽多情的乡村妹子,在农人劳作的稻田附近觅食,嬉戏,修长的脚杆迈着慵懒的碎步,优雅的身姿吸引着路人的眼睛,白鹭也娇柔,它们生性敏感,栖息的地点需要有良好的空气、水和觅食环境,人称环保鸟。因此,典籍里的白鹭每每与凄美的爱情故事相连。

白鹭不是候鸟,水土丰茂的洞庭湖平原是它们永远的家园……我在太白湖畔住了十八年,第一次看见白鹭在这里现身,自然是惊喜不已。太白湖之于白鹭,不再有违和感了!

太白湖,昔日的污水湖,近几年通过浮岛、喷泉、用药、迁移、雨污分流各种治理,湖水出现了山泉般的清澈度。2022年自夏至冬的持续高温酷暑,水质也没有像过去那样起泡,变黑,发臭。如此,多情而讲究的白鹭就没有理由不在太白湖现身,宛如传说中的太平盛世有凤来仪。

昔日的太白湖可不是这样的。晚秋的夜,月光如水,从青海湖兼程赶赴洞庭的雁阵,在月光

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

湖南日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、新湖南客户端主办

王琼华

赏梨花,还得去西河边的朝阳村。即便山上老梨树所剩不多,新栽的小苗也才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绽放花蕊。但每一双望向这座梨山的眼睛,都会饱含深情。这一刻,我仿佛还看到了当年漫山遍野的梨树上挂满了果子。甚至,看到了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宿营于梨山之上。

是的,那些已经成熟的金灿灿梨子摇摇晃晃就挂在战士们头顶上,触手可及。

1934年8月18日,这几乎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。但被朝阳村人铭记于心,至今难忘。这一日,任弼时、萧克率领红六军团抵达桂阳。傍晚,通讯连就在梨山过夜。当地村民受到种种蛊惑,早已吓得四处躲避。历经长途跋涉,红军战士又累又饿。但第二天红军部队开拔之后,村民们迫不及待上山查看时,却发现梨子一颗不少,哪怕被风刮落的梨子,也被战士们一一拾起,摊放树下。村民们终于明白,红军才是人民的子弟兵。他们匆匆摘下一担上好的梨子,让村民李生挑去送给红军。结果,战士们婉言谢绝。1982年7月19日,原红二军通讯连二班副班长林文兴在《湖南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夜宿梨山》的回忆文章,便让红军“夜宿梨山,秋毫无犯”的佳话传颂四方。

如今,这一故事场景被鲜活地复制在“夜宿梨山陈列馆”内。

而在陈列馆外,也就是梨山之下的田野间,则是舒展出了一幅充满生机的乡村振兴画卷。

那日,一位结识多年的村民把我请到刚落成的新房里。他兴奋地念叨,朝阳村眨眼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文旅融合产业园。刚才下车时,我已经看到三十几个城里儿童在一座体验园里采摘香瓜。到了周末,或者假期,城里家长都会带孩子来这里上一堂充满泥土香味的亲子自然课。体验园里不仅种甜玉米、丝瓜、茄子、辣椒,还种了好几种少见的植物,如秋葵。坡上那些摄影发烧友悄然将镜头对准这些充满欢声笑语的孩子。这位村民说,朝阳村民以前就是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地过着“三种”的日子,即种田、种菜、种烟;现在完全换了频道,村民们把自己打扮出帅哥靓女模样,一天到晚忙着为一拨拨游客提供休闲度假、农业观光、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服务,甚至会教游客怎么捉蚂蚱,怎么捕蜻蜓。哪怕夜深时,也还有很多客人在外边吃烧烤,边数星星。看他们喜悦的表情,该是觉得朝阳上空的星星特别明亮吧。这位村民的新房也成了康养民宿。这时,穿着西装的他笑得合不拢嘴地说:“这辈子我竟然也会做上老板!”那年我认识他时,他正在工地

梨山之下

花造型的饺粑一定要摆上桌。最吸引我的却是梨山亭院所用之馅,在大蒜、香葱、萝卜丝、豆角、白菜、腊肉以及辣椒粉如何搭配下足了功夫,吃一口饺粑满嘴生香,跟着就是大快朵颐的享受。看到生意兴隆,村民们皆是喜出望外:“没想到老房子也能收租金,还能在自己老屋里上班拿工资,两头赚个饱。”据了解,好些人家年收入能拿个十万八万。村民自豪地说:“昨日泥腿子,今天金菩萨!”

有一个省城画家慕名来到这里写生,一待就是半个月。

那天,这位画家离开朝阳村,我特意过来请他吃顿饭。席中,本是寡言个性的他欣然说道:“这村子振兴了产业,也美化了村民。在吃饭前,他特意拉我到一位叫陈平军的村民家,一块欣赏“稀罕之物”。原来,在陈平军家门口张贴着一张“家训”。上面写道:“口中有德,目中有人,心中有爱,行中有善。”热情好客的陈平军称,这“家训”是他们家自己拟定的。原来,村里开展“优秀家训进农家”活动,家家户户自拟“家训”,一一挂在门口。这“家训”成了该户人家待人接物的准则,也表达了某一家庭追求的治家精神。陈平军说:“它像一面镜子,进出屋子都要拿它照一照。于是乎,这里的村民在霭霭祥云中,无争斗,无恶语,无红尘,无俗物,只有鸟鸣山幽,人行在花径,朝阳村如此洁净与和谐,则是人心外化。这里极好的水,极香的空气,极美的人,能不让一个画家的画笔蘸满了无比鲜活的色彩?呵,难怪这位画家落到画板上的每一笔都是充满朝阳魅力的写真。”

朝阳梨子一直有好口碑。它的甜度极高,水分饱满,肉质非常嫩,口味纯正,谁吃了都是满口点赞。到了季节,朝阳梨子经常被游客当成伴手礼带回家,甚至远销一线城市。有个年轻村姑正在直播带货,她说朝阳梨子是她秋天的主销之物。当然,眼前的朝阳四季皆产水果,相信她的田园直播间永远是一个鲜活的背景。

但我仍是想去朝阳村看梨花,抑或自己内心喜欢“一树梨花梦里开”的意境,已经在座叫朝阳村的地方找到。另有一个更深的缘故,通过这里的梨花,可以对眼前这新农村场景如何由来追根溯源。它一点也不深奥。一簇簇梨花,早已让很多游客蓦然明白了一个朴素却又颠扑不破的道理:开什么花,结什么果。这难道不是一种初心体现吗?

如今的朝阳已成为郴州西河乡村振兴示范带上一颗耀眼明珠。在梨山旁,早已建起了“梨山纪念亭”。亭名由萧克将军亲笔题写,亭柱上则雕刻着欧阳毅将军题写的对联“风雨长征路,神州艳阳天”。面对纪念亭,再去品悟对联上这两句话,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会感慨万千。

念秋

向立成

早上,在发动汽车的那一刻,我忽然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片非常漂亮的落叶。我下车轻轻拿起这片落叶,仔细观察起来。

这是一片红枫树叶,红色的叶子上点缀着些许的青色,似乎在留恋曾经的风华。

小区并没有枫树,这片红枫叶不知道从何而来,也许是秋游的孩子随手捡拾回来,再随手抛到了我的车上。

我很宝贝地把这片树叶放在方向盘前面,我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好笑,但是我的内心觉得自己这样做似乎很自然。这片泛红的枫叶把我的思绪牵到了远方的老家。

在去单位的路上,我告诉自己,枫树叶子开始红了,有空得回家看看了。

老家村口有三棵很大的枫树,四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。存在的年代已不可考,但是老一辈的人说,应该是清朝就有了。

儿时,小伙伴们经常会相约在枫树下玩耍。枫树虽然很大,但是枝丫离地面倒是不高,两个人叠罗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去了,然后爬上去的再把下面的人拉上去。很快,枫树上就多了不少“小猴子”。不大会儿,枫树郁郁葱葱的树冠里就会惊起无数的鸟儿。枫树里虽然栖息了无数的鸟儿,但是鸟窝几乎没有的。即使有,也架不住这么多“小猴子”爬高上低地祸害。

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,担任班主任的时候,会组织学生秋游,于是三棵枫树下就成了秋游的胜地。每年10月份,乍凉还热的时候,枫叶开始泛红,一波又一波的小游客就会来到枫树下,大家在这里嬉笑打闹,欢声笑语便盈满了如穹庐般的树冠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,枫叶成了一种寄托情感的信物。有些早熟的男孩子暗恋上班上的一个女孩子,就会送给她一片枫叶当书签。毕业季的时候,大家都会互相送一片枫叶。回到母校看老师,也会给老师一片枫叶,我的父亲就收到不少这样的枫叶。

每年的十月底,枫叶就开始快速变成红色。如果没有大风,火红的枫叶能够在枝丫上摇曳两周时间,如果大风刮起来,那树叶就会很快落满地。落到地上的枫叶也是绝美的,就像围着枫树铺了一圈火红的地毯一样,也成了婚纱照的热门拍摄地。每当这个时候,枫树就会摇身一变,成为一对对新人幸福的见证人。

带着思乡的情绪,在秋雨绵绵中,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。翻看父亲的遗物,在泛黄的旧书里,枫叶书签时不时地跃入眼帘。母亲在旁边唠叨着父亲在世时候很珍视这些枫叶,我想父亲可能不仅仅把这些当作书签,更多的是当作纪念品吧。

伫立在三棵枫树下,我静静地听着雨声。只见雨珠在枫叶的杯里随风跳动,从这一个叶尖跳到另一个叶尖上,最后跳到了我的手心里。看着手心里滚动的雨滴,一如父亲去世时母亲的泪珠,不禁心生悲戚。我想留住这颗“泪”,让它陪着我回忆过往,但它却在不经意间从指缝滑落。抬头看着那片遮住雨幕的“穹庐”,有点怀念蓝天白云的日子。

“六三班到此一游”“我们永远是好朋友”“加油!你是最棒的”……看着枫树干上的铅笔小字,不免莞尔。曾经的我,也曾干过这样的事情,只不过是年代太过久远,已不可寻。

儿时玩伴经过枫树下不期而遇,寒暄过后,便一同坐在枫树下,从枫树的叶绿叶红聊起,到村里的生老病死,再到华夏大地的沧桑巨变,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,就像静静地站在旁边的枫树一样。

在雨滴的敲打裹挟中,一些泛红的枫叶悄悄地落了下来,和着温柔的秋雨,似乎在化解着春夏的遗憾与伤痛。一片形状近乎完美的落叶落到了我的手背上,像一只美丽的蝴蝶,让我不忍打扰。

看着飞旋而下的那一抹火红,思绪万千。一叶知秋意浓,枫叶落随晚来风。雁南飞去思乡远,梦落西湖断桥东?人生,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,每一片绿叶都是生生不息的希望,每一片红叶都是收获满满的宣告。

离开老家的那天,雨停了,秋风依旧那么温柔,太阳依旧那么温暖,秋天很好,火红的枫叶很好,一切都会安好。



10月23日,候鸟翔集岳阳,场景极为壮观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京明 摄

白鹭飞进太白湖

下焦急地寻找栖息地,发出嘎嘎的啾鸣,在低空反复盘桓,把一队队身影投射在屋宇、草木、湖水间,然后飞远,赶往湖边。这画面,本是典型的国风意韵,却带上了淡淡的伤感。

养鱼、排污加倾倒,湖水里弥漫着黑水湖和垃圾场特有的沤臭,岸线上隐现着动物发绿的尸体。昔日的太白湖,水质如汤,色泽似染,精疲力竭的空中来客根本没法落脚。灰色的雁阵每每令我心情沉重,令我怀念古诗里的太白湖——

长烟一空的秋夜,一艘彩色的画舫,轻盈地行驶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,一大群衣袂飘飘峨冠博带的名士,在船上举酒赋诗,纵览无边风月。“千古风流事,名贤共此时。”(李白)于是,一首中国诗歌史上的壮丽诗篇即诞生于兹:“南湖秋水夜无烟,耐可乘流直上天。且就洞庭赊月色,将船买酒白云边。”太白湖,定然是李白七次来岳州而最心仪的处所。

在太白湖畔十八年的漫步,我自信这幅虚构的图景有高度的存在感。那是唐朝李白的时代,那时的太白湖是南湖的一个湖湾,一个狭长的无名湖湾。不打仗的时候,美丽的湖湾是商船楫之地,溢彩流光,繁华竟逐。

一位来自皇家流放地湖北房州、有着神秘身世的“无姓和尚”,在太白湖南面的青山上,由高官资助建成了圣安寺,连当朝宰相都专程来过。奔大湖入湖湾而往繁华的岳州城南,可以南山的晨钟暮鼓、北岸的汉代灯塔为坐标,在青石板的南津古渡系舟登岸。其时的湖湾、古渡、官船、僧寺,是何等的辉煌!

我相信那时候的湖湾一定也有白鹭,也有杜甫笔下的情境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今人将湖湾命名为太白湖,恰如其分,这么一个妙不可言的湖湾岂能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?

上世纪初粤汉铁路通车,南津古渡式微;五六十年代,兴建南津港防洪大堤,千年古渡湮灭,湖湾沦为野湖。即便这里原本就有白鹭,相信也都移民了。附近的黄沙湾教会学校,就建在一座鸟山之上,乘船从大湖上开过,可以看见成群的白鹭,在苍翠间盘桓,翔集。

白鹭飞进太白湖。今天的太白湖,终成完美、独立的景区;今天的太白湖,早已不只有惹眼的白鹭。

旖旎的秋光里,从迤逦而来的太白湖,一圈又一圈,飞得那么的自在、安详。

白玉桥,到垂柳依依人流如织的环湖走廊;从波涛上花一样盛开的喷泉和岛一般安稳的花圃,到碧叶金果的湖袖走廊、姿态虬逸的绿化老林——我一直无比钟情这一片盆景般的完美和谐。花圃里逆风飞扬的芦絮,让人凭一泓细水体验到万亩芦荡的绝美,让人心醉。

迷蒙的烟雨中,孑然漫步南津古渡头最是有感,舟楫横陈,酒旗斜矗,远古的跫音、风声和诗意,刹那间汇聚于胸臆,让我莫名地生起无端的情愫,抑或万缕遐思。

入夜,彩灯闪烁的环太白湖走廊,远看像一条环形彩链,汉白玉桥则是彩链闭环处的一枚玉坠。登上清风劲拂的桥顶,回眸刚刚走过的路,那彩链之外直指苍穹的摩天楼群,俨若传说中的玉宇琼楼。璀璨夺目的亮化灯火,与倒映于湖水里的星月混搭交融,在钢蓝色的天幕下闪烁着梦幻之光,令我联想起维多利亚港湾和黄浦江外滩,而发出不知今夕何夕的浩叹。

梦里,又有白鹭飞起来了。它在湖天间扇动着雪白的翅膀,发出欢快的鸣唱。它用美丽的黑眼睛,从容纵览脚下的太白湖,一圈又一圈,飞得那么的自在、安详。

